

## 一 亚洲文明的历史贡献

滕文生

古往今来，亚洲的各个组成部分，无论是东亚、东南亚，还是南亚、西亚、中亚地区的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尽管不尽相同，各有特点和优势，但都为亚洲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最先产生了著名的西亚两河文明、东亚中华文明、南亚印度文明等几大古文明，为世界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亚洲不仅对古代世界文明贡献巨大，而且从公元前后至 19 世纪中叶的将近两千年间，亚洲尤其是中国、印度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一直占有绝大部分，在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一直是推动世界发展的最重要力量。

亚洲文明对欧洲文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中国文明对欧洲近代文明形成的贡献，令西方学者和有识之士称道不已。17 世纪末到 18 世纪末在欧洲出现过 100 年的“中国文化热”。法国学者莫里斯·罗班说“在后蒙时代的西方，中国简直是无所不在。”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说“17 世纪和 18 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了迷。”马克思曾经把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四大发明在欧洲的传播和应用，称为“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预兆”。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在其《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中这样写道“英国自觉地获得和吸取了中国的技术——无论是实实在在的技术还是特定的技术知识。”“如果没有中国的早期发明，就不可能会有英国的改进。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些贡献，英国很有可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游离于同样落后的欧洲大陆边缘”。以上这些叙述说明了亚洲文明对欧洲近代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所做出的建树，是完全有史实为据、有公论可证的。这是值得亚洲人民所珍重和自豪的光荣。

当今世界已进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阶段。这种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一方面推动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面貌可谓日新月异，人类文明无论是在物质还是精神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物质的丰富程度是古代世界完全不能想象的；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种种问题和不少弊端。在世界的发展格局中，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发展差距上的悬殊状态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仍未建立，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仍未实现，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依然存在；西方经济危机不时发生，世界

不少地区处于动荡之中，军备竞争、恐怖主义、网络乱象等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发展还面临这样那样的危机。

我们加强亚洲文明的交流互鉴，加强对亚洲价值、东方智慧的研究，就是要致力于将亚洲价值、东方智慧更好地运用于“一带一路”建设，运用于改进亚洲和全球治理，为促进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进步做出更多的贡献。

（摘自《北京日报》2019年3月4日）

## 二 红色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支撑

刘润为

近代以来，伴随着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也日渐衰落。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起弱振衰，就必须对它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而要实现这种转换和发展，就必须有新的文化元素的植入和新的社会力量的崛起。这种新的文化元素就是马克思主义，这种新的社会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经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就脱胎换骨，变成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通常我们统称为红色文化。比如“实事求是”，原本是《汉书》作者班固称赞河间王刘德的话，意思是说刘德在古籍整理方面不尚浮辩、严谨扎实，但是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这里，则被做出全新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由此，这一词语也就从特指“修学好古”的学风上升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因此，我们中华民族重建对于传统文化的自信，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实践中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之后的事。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极有可能因为僵化、腐朽元素的持续扩散而归于消亡。当然，我们也就不可能重建对于传统文化的自信。因此，红色文化即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支撑。如果把我们的文化自信搞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两个支撑点，则很容易产生模糊认识，甚至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但是，强调红色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支撑，并有没有轻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思。从一定意义上说，红色文化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质的飞跃，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形态。对于红色文化的自信，自然包含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习近平同志在这个方面又为我们做出了新的表率。众所周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比如，习近平同志从《大方广佛华严经》和老子《道德经》